

僑鄉夢痕

梅逸民 著

侨乡梦痕

梅逸民 著



1935. 12. 广州

目 录

一、序与跋

人生到处知何似？

——《侨乡梦痕》自序……………（ 1 ）》

人生难得是知音

——《侨乡梦痕》序……………陆国松（ 3 ）》

春风得意疾挥毫

——《侨乡梦痕》跋……………辛文同（ 127 ）》

二、端芬风情

四渡重洋兴乡学……………（ 5 ）》

故乡水甜人更亲……………（ 6 ）》

鸳鸯比翼联袂归……………（ 8 ）》

亲情更比春意暖……………（ 10 ）》

八十年来常思根……………（ 13 ）》

桑榆犹健夕照明……………（ 16 ）》

一封电报一片情……………（ 18 ）》

报效桑梓情更迫……………（ 20 ）》

一瓣心香醉人魂……………（ 22 ）》

喜从文字结因缘……………（ 25 ）》

精诚所至金石开……………（ 28 ）》

而立之年显英名……………（ 32 ）》

永隆有客异邦来……………（ 34 ）》

世上何人不羡君	(37)
愿为侨乡添广厦	(40)
十年两度燕归来	(42)
美洲来客访师记	(44)
惠泽梓里意拳拳	(46)
甘作秋翁护花蕾	(48)
粤剧新秀余海燕	(50)
芳林老叶扶新绿	(53)
侨乡健康老卫士	(55)
一片热诚为侨务	(57)
农民教育热心人	(58)
翁梅两老喜赴会	(60)
赠医施药为群众	(62)
将军山上新愚公	(63)
老将喜作桃李颂	(65)
汾水河畔小神笔	(66)
奇缘文坛留佳话	(68)
侨乡文明一枝花	(70)
喜迎作家端芬行	(72)
南海九江喜探亲	(74)
侨胞戾止叙乡情	(75)
勤为侨胞传乡音	(82)

三、文坛学步

碧海明珠(报告文学)	(85)
人勤苗壮(短篇小说)	(106)
扫墓记(小小说)	(112)
奉和友所宗兄原韵(七绝二首)	(114)
附：赠如弟江枫宗弟逸民	
伟乐叔台赞(言诗)	(115)
奉和旅美乡亲陈坚白先生七律原韵(七律一首)	(115)

附：甲子年新春咏

迎新诗二首	(116)
中国致公党六十诞辰喜赋	(116)
端芬水秀(诗)	(117)
龙腾凤舞(诗)	(117)
春花李(童谣)	(117)

四、附录：梅友所先生文选

与日新叔竟日行	(118)
造访宗鸣叔	(119)
新闻界旧闻新编	(120)
云中锦笺寄深情(信二封)	(121)
总统竞选面面观	(123)

人生到处知何似？

——《侨乡梦痕》自序

当我结集自己在侨乡从事新闻报道的习作，以及亲友来鸿、诗文等等，编成文集，取名《侨乡梦痕》，准备付印之时，心里充满喜悦。我的青春，我的半生，几乎完全消磨在这些习作上面。近三十年的艰苦笔耕生涯，如今苦尽甘来，怎能不感到喜悦啊！

有机会读到《侨乡梦痕》的亲友，发现里面不少是在报刊上读过的东西，或许会失望地问：“老弟呀，你为何叫人嚼冷饭呀？”我只能这样回答：冷饭也还是可以充辘辘饥肠的，因为它毕竟还未发臭呀！记得林放同志在《人民日报》撰文赞扬石西民出版的新闻选集《时代鸿爪》时曾说过：“平时总觉得，比起我国文化其它领域的作品来，新闻领域的作品是常被冷落的。在某些正统派的评论家看来，新闻体裁的通讯、特写、评论、札记等作品，终究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就是我们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也很少想到自己的作品可以编集成书，以文会友。现在西民同志破了这个成见，出了这本书，为我们新闻圈增添了热闹和活泼的气氛，这当然是值得高兴的。”我的《侨乡梦痕》虽然比不上《时代鸿爪》，但是以文会友的宗旨是相同的。在旅美乡亲梅友所先生的赞助、敦促下，下决心自费出版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在于破除新闻体裁的作品，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成见。在结集这些在报刊上刊登过的新闻习作时，曾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我奉劝亲爱的读者，不妨着眼于时代留给侨乡的痕迹来看待这本集子。这样就可以看到近四分之一世纪台山侨乡的种种踪迹，还可以窥见我这样一个在侨乡司空见惯的文弱书生的背影——我怎样投身

于时代的洪流，在茫茫人海中，冒着风风雨雨驾着一叶扁舟，执拗地朝着远处闪光的文坛灯塔航行。这不敢说一定有补益，但至少不致于倒胃吧！

历史是一面镜子。而昨天侨乡的新闻，今天已成为侨乡的历史。应当说，二十多年侨乡的历史会成为这样，是理有固然，自有因缘的。作为这个时代的侨乡人，重温侨乡这段历史，用这面镜子照照社会，照照自己，对于前进的道路，将会看得更清。侨乡的昨天，象一个梦，早已过去了，但留下了痕迹。为此，我是以颇为严肃而慎重的态度，而把这本文集冠之以《侨乡梦痕》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冬尽春来，花开花落又一年。就连四分之一世纪，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是一瞬。但十年人事九变迁，书中芸芸侨乡人物，有些已不能和我在一起重温端山夜话，共赴芬水雅集了。抚今追昔，怎能不令人慨叹？借此出版文集之际，将以上闲话写出来，权作自序。

梅逸民

1985年10月



人生难得是知音

《侨乡梦痕》序

挚友梅逸民的文集《侨乡梦痕》又将付印出版了，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象小孩子一般的蹦跳起来。是呀，记得去年他才出版了一本《乡情拾爱》，由我写了一篇题为《人生难改是乡音》的小文作“序”，想不到只隔一年的时间，他的第二本书又要出版了！我真佩服他写作效率之高速，写作毅力之可贵，写作勤奋之可嘉！

人生难得是知音。这次，民兄在编印第二本书时，又给我讲述了许多有关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动人故事。他说，在台山端芬旅外侨胞就有六万多人，相当于现在端芬区的总人数；侨胞遍布在世界五大洲的四十多个国家。他们在海外，尽管其经历和职业各各不同，但他们对祖国、对家乡的一片赤诚之心，则是共通的。在祖国近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他们及其在家乡的眷属，有的人虽然遭受过一些不应有的冲击和挫折，但都能不咎前非，本着一颗赤子之心，为祖国、为家乡的建设出力，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翻开这本《侨乡梦痕》，类似这样的动人事迹，比比皆是，读后不禁令人发出由衷的赞叹！

知音者，知己也。从广义来说，广大侨胞爱国爱乡，与祖国人民尤其是侨乡亲人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可以说是知音了；从具体到一个人的朋友知己来看，彼此能够经得起各种考验，同甘共苦，忠诚相待，也可称作知音，亦是知心朋友。这样的朋友，志趣相投，患难与共，推心置腹，亲密无间，远非那些眼光势利、假情假义的“狗肉朋友”所能比拟。因此，这样的知心朋友，这样的知音者，实属难得而可贵呵！

在多年的交往中，我的知心朋友民兄，曾多次向我介绍旅美华侨梅友所先生，说他是建设家乡的热心人，是端芬老乡们的知音、好兄弟。是的，他十二岁时出国谋生，如今已是“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七十老侨翁了。他在美国是全美梅氏公所的元老，又经营着全佛、全凤等六家大酒楼，是一位具有古道热肠的实业家，难怪美国总统里根在宣誓就职典礼时，也请他去参加；市长生日也要请他赴宴呢！

说梅友所先生是一位知音，还因为他平生喜爱写诗撰文，与我们搞文字工作的人是同行。他常在美国的华侨报纸上发表文章，同世界著名作家海明威等人士很友好，彼此亲密往还，深得文界人士的赞许。我虽然未见过梅友所先生，但从民兄的介绍中，我已知道梅先生的为人，知道他对我们的文化人特别有感情，的确是我们的一位好知音！

逸民兄在端芬主编侨刊《汝南之花》、《凤岭文学》，不惜呕心沥血，锐意经营，使刊物越办越好，深得海外华侨和本地乡亲的喜爱。逸民兄说，办好侨刊，也有海外华侨们的一份功劳。长期以来，《汝南之花》都得到华侨们的鼎力资助，使其经费充裕，依时出刊。他还特别讲到梅友所先生，说友所先生对家乡的刊物特别有感情，每年都汇一百美元以上的资金赞助《汝南之花》，对编办《汝南之花》的梅逸民关怀备至，亲如父母。去年，逸民兄的第一部文集《乡情拾爱》出版，得到友所先生的全力资助，后来还建议他再版这本深受侨胞乡亲们欢迎的书。如今第二本文集《侨乡梦痕》又将出版了，也是得到友所先生的全力赞助，使其顺利地进行编辑出版。为此，作为逸民兄的挚友的我，也在此对梅友所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梅友所先生对家乡的建设十分关心，曾捐赠二万五千美元给家乡办学校，最近又捐赠三万港元给家乡办敬老院。他不愧是一位德高望重、爱国爱乡的好侨领，一位受乡亲们敬爱的长者！

陈国松

1985年11月于广州

四渡重洋兴乡学

1985年8月13日，八十一岁的阮金铭第四次带病渡过重洋，从美国回到家乡——广东台山县端芬区塘头乡，为家乡办学操劳。

早在1982年2月，阮金铭单身回国，甫入国门，又忧心忡忡，原因是解放前他曾在乡任过乡长。因此，刚抵广州，翌日即取道香港返美。1983年1月，阮金铭怀着“未入家门心不甘”的心情，再度只身回国。想不到一抵台山中旅社，县长、区长设宴为他洗尘。阮先生见此情景，如释重负，当晚即从台城驱车回乡，在退还给他的“铭园”里，美美地睡到天亮。翌日，他到塘头中学参观，见第一期建校工程又快又好，便高兴地说：“现在乡亲们团结合作，办事负责，华侨信得过。”他应聘当了塘头中学筹委会董事长，返美后，不顾年老，四处奔走，动员乡亲继续募捐。就这样，第二期建校工程又付诸实施。

1983年8月，阮金铭第三次从美回乡。他一抵港就约见居港阮氏宗亲。在他的发动下，不几天乡亲们便捐集港币十多万元。经阮先生的努力，第三期建校工程又顺利开工。

1985年7月，阮先生患了糖尿病，双脚红肿。后病情虽已治愈，却导致双耳完全失聪，而塘头中学，已择定9月29日举行落成典礼。为了参加庆典，阮先生花费了一千多美元，配上一个助听器。于8月13日，第四次回乡筹备庆典活动。

现在，一所主楼三层，两翼两层楼，总建筑面积二千平方米的校舍已全面竣工了。阮金铭除了独资捐建了主楼和亭、台、阁、堂各一座以外，还捐赠了一大批台、凳和教具。另为今年“教师节”捐了一笔奖金。

（载1985年8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故乡水甜人更亲

——纽约华人足球队队员梅钧山寻根记

1985年9月9日上午，一个黑发、黄肤、身穿球服的青年，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到台山县端芬区海阳乡永康村，以好奇的目光观赏着村里的一切。他就是纽约华人足球队队员梅钧山。

梅钧山1953年生于香港，1966年举家从港迁居美国。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回过家乡。八年前，纽约华人足球协会成立，宗旨是致力提倡纽约华埠体育康乐活动，不定期组织球队回祖国访问，以促进友谊，交流球艺。钧山知道后立即报名入了足球协会。

去年7月底，纽约华人足球协会首次访华，由全美华人联合会名誉主席梅子强先生亲任总领队，因名额所限，钧山未获准参加。今年6月，该协会举办了一次全美华人足球赛。钧山代表纽约华人足球协会参加这次比赛，表现很出色。到了8月上旬，该协会再度组织足球队回国访问时，钧山获准参加。于是，他匆匆告别在美亲人，随队启程。8月5日抵广州，6日至7日在佛山市作了访问比赛，8日随队返乡，下榻在台山中旅社。

当天下午，钧山得悉翌日上午自由活动，即和伍树鸿、蔡兴业、马世煜几位祖籍台山的球员，向台山县外事办老张提出寻根的要求。但是，当老张问他要回何处、找何亲友时，钧山只记得母亲说过：祖籍那条村是以永远健康之意命名的，祖父叫梅维迪，在乡有位表哥叫陈宋松。

老张根据钧山提供的线索，打电话与梅姓聚居的端芬区联系。区侨办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分析，很快确定：钧山的祖籍就是海阳乡永康村，祖父“维迪”是“维迺”之误，而“陈宋松”可能是钧山外婆

的儿子。翌晨，区侨办主任梅溢源便亲身驱车到台山中旅社去见钧山。讲明情况后，钧山在同队球员小陈陪同下，跟随梅主任坐车直抵海阳乡永康村，找海阳乡党支部书记梅松波了解情况。无巧不成书，原来松波恰好正是钧山祖屋的代管人。当下，松波即开门陪钧山入去观看祖屋，并一起照相留念。然后，松波邀请钧山到自己家里和国灿等父老家里作客。每到一户，钧山都美美地饮上一大碗故乡水，然后深情地说：“故乡水真甜，故乡人真亲！”

随后，根据梅松波介绍的情况，大家又驱车往西泽乡龙兴村寻访陈宋松。车子进村后，梅主任找来一位叫陈建聪的乡亲打听消息。果然，钧山的外婆是该村人，但“陈宋松”不是一个人，而是两兄弟：陈新宋、陈新松。是日，新宋到外地做工，新松也在几里外的责任田里插秧。为此，由陈建聪当响导，开车到田里将新松接回家。钧山与新松，这对素未谋面的表兄弟，乍见如梦，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随行的小陈高兴地连连拍照。此时，新松的家属闻讯也赶回与表叔见面，拿出一球球龙眼，请老表尝新。临别时，又送了葛薯粉、三蛇酒等土特产，让钧山带回美国给“大姑”。对此，钧山感动地说：“我虽然第一次踏上祖辈所生活过的这块陌生的土地，但是，从家乡建设和你们热情接待中，使我亲身感受到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是值得自豪的”。

9日中午，梅钧山由区、乡领导和文老陪同返抵台山中旅社。他除了设宴招待大家以外，还特地到商场购买了一包包糖果、饼干，托松波带回去代他补敬祖先。同时，又赠送了三面“纽约华人足球协会”的小会旗和两本该会的“特刊”给区、乡留念。告别时，钧山眼含热泪说：“我此次随队回国访问，在故乡会见了许多亲人，收获很大。返美后，我要将自己的幸遇转告给每个亲友，让他们共同分享我的幸福。”

（原载1985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鸳鸯比翼联袂归

——全美“模范母亲”陈彩莲女士教儿寻根记

旅美华侨陈彩莲，原籍台山县端芬区塘头村，现年九十四岁。1922年，陈氏就旅居美国，婚后在波士顿生下五子三女。她丈夫当过美军，后因病去世。此后，陈氏独力维持家计，历尽艰辛，使八个儿女都读到大学毕业，分别获得了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出现一门俊秀，兰桂腾芳。陈氏的事迹流传远近，在杜鲁门任总统期间，曾经被评为全美“模范母亲”。

陈氏儿孙满堂，本来可以丢开一切，心安理得，颐养天年。但有一桩心事，使她不能安心：她担心在美国出生的儿女、媳妇、孙子们忘记了自己的祖根。1981年，陈氏度过了九十岁寿辰，心想：自己年已古稀，寻根之事不能再拖。翌年，她便安排十九岁孙女、心理学博士阮坤慈首先回祖国寻根问祖。阮小姐不会讲中国话，在祖家、祖祠、后山凉亭、榕荫和新建的塘头中学拍了一些照片后，又在祖祠侧边抓了一撮泥土，捡了几片榕叶，放进胶袋里，心里仍感不满足，快快离开故土，回美去了。

1983年2月16日，陈氏安排孙子、建筑学硕士阮立武回乡寻根问祖，由孙女阮坤慈陪同。这回，有了旅美侨领阮金铭伯介绍，兄妹俩从美国到香港，再到广州、台城，一路都有亲友招呼，回到台山乡下后，即被安排在“铭园”休息。

1984年10月，陈氏除了留下五子阮添富在身边照料外，安排了长子阮子富、二子阮振富、三子阮国富、四子阮德富偕四位媳妇及一个孙子，还有陈沃旋夫妇、黄春荣夫妇一行十三人，组成回乡观光团，

由化学博士阮国富带队，一同回乡寻根问祖，极一时之盛。

原来，陈氏安排回乡的四对儿媳中，除长媳外，其余三媳皆是冲陵乡陈氏三位同胞姐妹，名叫陈金凤、陈凤琼、陈凤娥。而黄春荣的夫人，又是陈氏三姐妹、三妯娌的胞妹，名叫陈凤娣。陈沃旋先生，则是陈氏四姐妹的胞弟；弟媳叫黄景佩。这样一个观光团，包含着六对夫妇，彼此又是兄弟姊妹。这正是：六对鸳鸯同比翼，兄弟姐妹联袂归。

此次，当陈氏后裔们返抵台城时，区、乡各部门负责人派车往县城迎接，组织村中青年舞着狮子去欢迎，并陪同他们参观了家乡建设和延器祖祠、祖居。

10月24日下午，阮氏四兄弟偕夫人在同江茶楼宴请塘头村父老，与此同时，陈氏五兄妹则在冲陵村宴请全村叔伯婶姆。陈沃旋先生还即席赋对联一副，写好贴在村里祠堂门前，联曰：“光宗耀祖乃是吾辈天职；爱国爱乡已成侨胞所向”。陈氏的长媳是美国人，不会讲中国话，曾按美国习惯，与乡中婶姆逐一拥抱、接吻，以表示其绵绵情意，正是：

相见时难别亦难，

模范母亲谁不赞！

海阔天高君何许！

月白风清见归帆。

（原载1984、12、9北京《华声报》）

亲情更比春意暖

——美国洪门致公堂元老李国梁先生寻根记

1985年5月22日中午，一辆银灰色豪华巴士驶抵中国致公党台山县端芬支部门口，从车上走出一位体格魁梧、持着竹拐杖的老人。我一下子认出了客人就是美国洪门致公堂元老李国梁先生。

这位住在波士顿的李先生，原籍台山县斗山区唐美村，现年六十六岁，在海外从事洪门和宗亲社团活动已四十多年，贡献殊多、享誉甚隆。他曾任美国华人福利会美东理事、美国洪门致公堂总理。现在任洪门的元老兼任美国纽英伦六省李氏公所主席等职务。早年，他回来时我曾慕名往台城园林酒店拜访过他。因此，今次一见面，他就抱拳拱手对我这位端芬支部组织委员说：“好兄弟，又见到你了！”接着他告诉我：今天，他是第九任美籍华人回国观光探亲团团长，此行，有他的夫人伍惠贤及其妻兄伍英亮。伍氏兄妹出生于美国，五六十年来未卜祖家在何处，祖国亲人在何方。今次，他们为寻根而渡重洋，寄希望我这位洪门兄弟给予帮忙。为此，我和区委副书记梅焕兴，根据李先生提供的线索，象按图索骥一样，陪李先生一行坐车往东陵乡大果树村查访。

途中，李先生一边将香烟、麻糍递给我吃，一边兴致勃勃地说起来：“海外洪门致公堂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分支机构遍布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去年，单在美国，加入洪门致公堂的华侨、美籍华人就有三百多人。”李先生还说：热爱故乡，团结华侨和外籍华人，发扬国术，匡扶正义是海外洪门致公堂的宗旨。本着这宗旨，他除了团结当地洪门、李氏社团，帮助大众排忧解难外，自1979年以来，曾先后发动、组织和率领九个美籍华人、华侨观光探

亲团，回到祖国观光探亲。这次探亲团共十九人，全属祖籍台山、在美出生的老一辈华人。他们旅游上海、西安、北京、桂林等地之后，于5月20日返抵台山，在县有关部门领导黄策经等的陪同下，又先后在斗山、台城、三合进行寻根活动。

当时，我在李国梁先生这种爱国怀乡、关心侨胞的行动激励下，表示决心深入查访，好让他的寻根活动不致虚行。

交谈间，车抵大果树村。我找来七十七岁的老人李进，李国梁先生便向他问起自己岳父伍炳祥（号伊伦）的后裔和祖屋情况。通过李进介绍，伍英亮、惠贤兄妹找到了堂嫂梅仲娣、堂侄媳梅素琴等，参观了祖屋，还在屋门前留影。

我们顺藤摸瓜，随后又和李先生驱车往香步村，找到李先生的表兄弟梁瑞乾等人。梁家珍藏着一张李先生岳父母的结婚像。李先生看过后，当下即欣喜地认起“老表”来，并介绍伍英亮、惠贤兄妹与舅父的子女们相识。亲人们彼此乍见，悲喜交集，双手紧握，声泪俱下。三架相机在“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李先生象想起什么似的，忙从旅行袋里掏出一包包喜糖、饼干，叫老表们分给大家尝尝，并递过一千多块钱，聊作见面礼仪。这“亲情更比春意暖”的场面，使在场的随行人员也深受感动。临别时，李国梁先生依依不舍地说：“旧社会，使我们骨肉分离，新社会使我们兄弟团聚。今天，我们寻到了祖根，以后在国外的儿孙们也会回来，共同分享这种乡情的温暖！”

客人上午走了后，下午伍英亮堂嫂梅仲娣之子威旋，因为外出没有见着亲人，前来要求我开具介绍信，让他进城拜见家亲。次日，威旋回报说：他去到国梁姑丈、惠贤阿姑、英亮阿叔下榻的中旅社，受到亲人们的热情接待，除了封给厚仪和留下在美地址外，还说：“见到你们很高兴，望以后常通鱼雁，后会有期。”

迨至6月10日，致公党台山县委来电告诉我：李国梁先生送妻子、内弟抵港登机后，旋即再度回乡，今天与江门市统战部长陈国球等老乡前往上川飞沙滩旅游，约我明早到台城中旅社品茗。我喜闻此讯，翌晨即进城拜见李先生。一见面，他立即安排我入座，并移步于我身旁，用带点沙哑的兴奋声调说：“上次我们回乡寻根，多亏你当

向导，顺利见到了祖屋、亲人。我内兄特别高兴。大家十分多谢你呀！”随后，李先生特意叫人拍了一张与我合影的照片，以带回美国作留念。

此时，我品着名茶美点，望着面前这位美国洪门致公堂元老，阵阵晨风从人工湖畔吹进厅里，使我神志格外清爽。我体会到：热爱故乡使大洋两岸素昧平生的亲人有了共同的语言；通过寻根，使我们兄弟的心，贴得更紧、更紧了！

（载1985.6《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华声报》、《广东画报》12期）

